



新科幻 出东方

——近五年中国科幻文学发展概述 □任冬梅

经历过2015年、2016年中国科幻影响力的快速扩张后，近五年中国科幻文学延续蓬勃发展的态势，创作数量和题材都不断增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创作的成绩逐渐扩散至文学研究和科幻产业领域，科幻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新热点，2019年初又涌现出《流浪地球》这样“现象级”的国产科幻电影，让人们对中国科幻的未来充满期待。作为反映科技时代变革的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当下科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最初科幻文学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引领想象、催生创新的文化现象，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科幻文学创作成绩斐然

纵观近五年的中国本土科幻小说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都延续了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态势。整体上呈现以下特点：长篇创作平稳但缺乏“爆款”作品，中篇逐渐增多并佳作频现，短篇数量可观且颇多亮点；从内容上看，题材丰富，设定贴近科技前沿，反映时代社会特征；成熟科幻作家笔耕不辍，新生创作力量异军突起；逐步确立文化自信，彰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在长篇小说方面，韩松、王晋康等人贡献了优质作品。韩松一直创作力旺盛，这一时期韩松接连出版了《驱魔》和《亡灵》两部长篇小说，从而完成了整个“医院三部曲”。“医院三部曲”以宇宙的存在就是“医院”为主题，运用科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另类“铁屋子”寓言。韩松的小说拥有幽暗诡谲的文学想象，具有极强的批判精神，是中国科幻小说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晋康的《宇宙晶卵》是其“活着”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相较于前两部，《宇宙晶卵》的内容与思想架构更为宏大。此外，“80后”“90后”的一批科幻作家也逐渐成长为中国科幻的中流砥柱，江波的《机器之门》《机器之魂》系列讲述了人类、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之间的故事，想象宏大而奇特，却又合理而令人信服，延续了“核心科幻”的风格；刘洋的首部长篇小说《火星孤儿》聚焦中国的“高考”及教育问题，E伯爵的《重庆迷城：雾中诡事》充满重庆独有雾都韵味，七月的《群星》《白银尽头》等都展现了中国科幻小说的“中国性”，阿缺的科幻长篇处女作《星海旅人》，谢云宁的《宇宙涟漪中的孩子》《穿越土星环》，宝树、阿缺合作的《七国银河：锦京魅影》，灰狐的《固体海洋》以及女性科幻作家凌寒的《睡豚、醒来》、迟卉的《2030·终点镇》、一十四洲的《小蘑菇》等都是值得关注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有意识地确立文化自信，更注重中国科幻“中国性”的表达，展示独属中国的想象宇宙及未来的方式，并上升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遗憾的是并未出现“现象级”作品，还需要科幻作家们继续努力。

在中篇小说方面，每年的创作数量均达近百篇，作品总体质量较高，其中佳作频现，成熟作家持续创作，新作者也不断涌现，整体呈现上升发展趋势。承接此前已有的科幻作品，这些小说继续涉及多种或前沿或传统的科幻主题，其中优秀者不仅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上涉足广泛、挖掘深刻，还在表现形

式上越来越多元化，丰富了科幻文学作品的形态。中篇小说相对于长篇来说更容易驾驭，与短篇相比又超越了篇幅限制，有更广阔的展现空间，能探讨更深入的话题。近几年较为优秀的科幻中篇小说有陈楸帆的《人生算法》《怪物同学会》《无债之人》，程婧波的去他的时间尽头》《宿主》，宝树的《天象祭司》《与龙同穴》《我们的科幻世界》《猛犸少女》，阿缺的《再见哆啦A梦》《彼岸花》《忘忧草》，郝景芳的《人之岛》，顾适的《赌脑》，灰狐的《爱因斯坦的诅咒》，滕野的《隐形时代》，萧星寒、顾备的《阳夏纪元》，王元的《弥留之际》，等等。

近五年来，短篇科幻小说维持高速发展趋势，由于短篇除可在实体报刊刊登外，也非常适用于在专业线上平台（网页、微信公众号、App等媒介）刊登，因此线上平台越来越成为短篇科幻小说的集中产产地。从特点来看，短篇科幻小说数量众多且不断增加，能够反映时代社会内容，且不断从内容和形式上拓展科幻小说的边界。从主题上看，短篇科幻异彩纷呈，包括立足新时代前沿科技的想象，如王晋康的《天图》、陈楸帆的《恐惧机器》、杨晚晴的《拟人算法》、dnew的《万物算法》、顾备的《觉醒》、陈茜的《所爱非人》以及生物技术方面的分形橙子的《提托诺斯之谜》、陈楸帆的《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等；传统展现宇宙神秘的科幻小说，如何夕的《浮生》，黄海的《躁郁宇宙》，飞气的《河外忧伤一种》，王真祯的《轨道上的关二爷》，墨熊的《春晓行动》，王诺诺、夏谦的《故乡明》，分形橙子的《雅努斯之歌》，白贲的《十七年》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幻，如宝树的《成都往事》，梁清歌的《济南的风箏》《嗣声猿》，江波的《魂归丹篆》，初诗凡的《大鱼》等；其他在题材、叙事手法或风格上更为多样和创新的有陈楸帆的《伪造者乙》、顾适的《2181序曲》再版导言》、宝树的《时光的祝福》、段子期的《重庆提喻法》、海漇的《龙骸》等。

科幻文学研究逐步深入

近几年，由于科幻文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科幻文学研究也逐步摆脱了文学研究中的边缘化位置，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新兴的热点。对于科幻的研究，除传统的文学作品外，还包括科幻电影、科幻动漫、科幻游戏、科幻教育及科幻美术研究，限于篇幅及论述主题需相对集中，本文只谈谈近五年科幻文学研究的概况。纵观近五年的科幻文学研究实绩，大致可以总结出如下五个重要特征和研究热点：

其一，最突出的是《三体》及刘慈欣科幻作品研究。长篇小说《三体》获得“雨果奖”后，影响逐渐超出“科幻圈”，延伸至主流文学、互联网、金融等多个领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学研究的视角看，对刘慈欣的研究也逐渐从早期书评式的推荐深入到对其重要文本的美学风格与艺术手法研究。思想性与创作理念的研究、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等，同时还有从刘慈欣出发探讨整个中国科幻的重要命题及其文学史价值的研究。在美学风格与艺术手法研究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宋明伟、陆威、杨宸、陈薇薇、韩颖琦等研究者的论文；在思想性与创作理念研究方面，李广益、王瑞瑞、徐彦利等研究者的论文

各具特色。例如，《哲学动态》杂志于2019年第3期推出“科幻现实与思想未来：关于《三体》的哲学讨论”专辑，赵汀阳、吴飞、杨立华分别撰文，从不同视角对《三体》予以哲学分析和审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影响深远。不仅如此，吴飞还出版学术专著《生命的深度》（三联书店，2019），也是目前唯一一部刘慈欣研究专著；在科幻小说整体及文学史方面，李广益的《中国转向外：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陈舒劬的《“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是颇值得关注的两篇论文；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方面，也涌现了刘慈欣小说在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译介与接受，以及刘慈欣与克拉克等的比较研究。

其二，其他中国科幻作家作品研究逐渐增多。除《三体》与刘慈欣科幻作品研究外，对于中国其他科幻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也更为多元，科幻作家韩松、王晋康、陈楸帆及其作品是比较集中的研究对象，李松霖、钟天意、詹玲、姜振宇、刘阳扬、姚利芬、赵柔柔、郁旭映等研究者的论文值得关注。此外，对于中国某类科幻作家群体、科幻中某些主题或者是中国科幻的整体性研究也不乏上乘之作。吴岩的《论中国科幻小说中的想象》指出想象是科幻小说的生命线，中国科幻小说在过去的百年之中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想象模式和至少五种不同的表达方法。张泰旗、李广益的《“现代化”的憧憬与焦虑：“黄金时代”中国科幻想象的展开》，李广益的《冷面与暗面：百年中国科幻文学中的工业形象》，王瑶的《“冷酷的方程式”与当代中国科幻中的“铁笼困境”》，姜振宇的《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科幻“软硬之分”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和局限》，贾立元的《镜与像：（新石头记）与吴趼人的观看之道》，任冬梅的《从科幻现实主义角度解读〈北京折叠〉》，陈舒劬的《“他者”的挑战——19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怪物想象》，詹玲的《民族传统与科学现代的融合——论20世纪后二十年中国神话、历史科幻题材创作》，苏湛的《科普传统与中国科幻文学的范式》等是这类研究中的代表。

其三，科幻资料发掘及科幻史研究成果丰硕。2020年，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中国科幻文学大事·晚清卷》第一辑（李广益主编），是对我国科幻文学创作的一次全面整理，预计约五辑数百万字，将完整、系统地收录中文原创、编译的各类科幻作品，是颇有分量的科幻史料整理成果。在数据库建设方面，中国科幻“久隆计划”于2018年11月启动，该项目旨在收藏与中国科幻相关的实体期刊、图书、连环画、电子期刊、同人出版物、多媒体出版物等，最终呈现为一座大型的公益性网上电子档案馆，数据库目前已发掘出不少新见史料，并持续更新中。在中国科幻史方面，贾立元的《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人工智能：晚清小说中的身心改造幻想及其知识来源》，任冬梅的《民国“科学小说”初探》，李静韵的《制造“未来”：论历史转折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刘阳扬的《科幻小说与“新时期”文学——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前后》，肖汉的《“十七年”科幻：从幻想到现实的中国速度》等从不同层面对中国科幻史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与补充。

其四，科幻翻译与译介、比较研究范围扩大。除前述已提到的对《三体》及刘慈欣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及比较研究外，近几年对中国科幻的翻译传播及与国外作品的比较研究也逐渐增多。值得关注的论文包括白鸽的《现当代科幻小说的对外译介与中国文化语境构建》，梁翼文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外译及其研究述评》，修文乔、姜天扬的《从语言—文化—交际维度的转换看科幻作品翻译——以刘宇昆译〈北京折叠〉为例》，王慧的《中国科幻小说外译译介状况研究综述》，林芳宇的《从翻译规范看中国科幻文学译介——〈北京折叠〉为例》，姚利芬的《日本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译介（1975—2016年）》等。在比较研究方面，姜振宇的《赛博朋克的跨洲演变：从菲利普·迪克到陈楸帆》，飞气（贾立元）的《科幻小说中的“物质”与“装置”——以〈巴比伦塔〉和〈北京折叠〉为例》，詹玲的《中美科幻小说中的个人与族群价值比较——以〈冷酷的方程式〉及其改写为例》，刘昊等人的《当代中西科幻小说比较研究——以〈别让我走〉和〈魔鬼积木〉为例》等。

其五，人工智能及相关议题成为研究热点。人工智能议题虽然很早就科技领域的重点研究对象，但在科幻文学研究领域兴起则是最近几年，在这一主题下，研究者们针对“人”的本体论认知以及“后人类”的未来进行了广泛思考。这方面值得关注的文章有吕超的《科幻文学中的人工智能伦理》，王一平的《从“赛博格”与“人工智能”看科幻小说的“后人类”瞻望——以〈他、她和他〉为例》，刘希的《当代中国科幻中的科技、性别和“赛博格”——以〈荒潮〉为例》，史鸣威的《论新世纪科幻小说的人工智能书写及其社会启蒙价值——以刘慈欣和韩松为中心》、周建琼的《人工智能写作背景下作者主体性的消解与重构——以陈楸帆人机交互写作为实验为中心》、黄平的《人学是文学：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杨庆祥等人的《今天，我们如何想象“AI”》以及李姝宏的《近三十年中国科幻小说中的“后人类”形象研究》等。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人工智能与科幻文学的关系研究是一座富矿，有待后来者去深度发掘。

科幻产业蓬勃发展

在2015年、2016年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连续获得“雨果奖”之后，中国科幻产业迎来发展的契机。

2017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140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的100亿元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主要增长点仍然来自引进外国电影的票房，整体发展的结构并不理想。这一状况在2018年有了较大的改观，据《2019年度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18年科幻原创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产业结构也出现可喜变化。2018年中国科幻产业总产值达到456.35亿元，约为前一年140亿元的3.26倍。从2017年到2018年，中国科幻产业从平稳增长过渡到快速增长，呈现出爆发之势。

2019年初，改编自刘慈欣同名中篇小说的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获得极好的口碑，并掀起现象级观影狂潮，最终收获票房46.86亿。舆论普遍认为，《流浪地球》正式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也随之带动整个中国科幻产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科幻原创产业。根据《2020年度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科幻产业总产值658.71亿元，比2018年的456.35亿元增长30%多。科幻阅读除了传统纸媒图书之外，数字阅读和有声读物也在稳步增长。科幻周边产品逐渐产生，产值接近科幻图书。2019年科幻阅读市场总体产值约为20.10亿元，同比增长13%，市场规模较2018年有所增长。传统图书方面，2019年全国畅销科幻图书超过3000种，全年总

“中国科幻已经站在了蓬勃兴盛的时代之窗面前。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脚踏实地地提升科幻文学创作水平，夯实塔基，扩大作者队伍，讲好与中国情感、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相连接的中国科幻故事；需要去循着中国科技创新、文化哲学、社会心理、时代发展等路径，确立中国科幻自己的独创性与价值，同时立足国际视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码洋13.30亿元，较上年增长6.40%，增幅有所放缓。数字阅读方面，2019年科幻类型的数字阅读市场规模约为6亿元，同比增长40%。科幻网文的市场规模增速高于平均水平。有声阅读方面，2019年科幻有声阅读市场规模约为8000万，同比增长33%。2019年12月，喜马拉雅上线“三体”广播剧，第一季11集上线后两个多月总播放超过1000万，付费订阅读量超过40万，创下了广播剧栏目的纪录。2019年，科幻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累计票房为195.11亿，相比2018年累计209.05亿的成绩减少了约6.67%。虽然总产值相对2018年有所减少，但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疯狂的外星人》《上海堡垒》《被光抓走的人》等影片票房总计达到了71.405亿，是2018年国产科幻票房的2.12倍，占2019年科幻电影总票房的36.60%。纵观2019年的科幻周边市场，规模与2018年的4.5亿相比增长巨大，市场总体价值约为13.5亿元。《流浪地球》《三体》等热点IP的周边产品2019年全年产值总和为5亿元，成为周边产品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科幻产业总值为551.09亿元，与2019年相比有所下降，其中科幻影视产业产值大幅下降，科幻游戏产业产值快速增长。2020年科幻阅读产业产值为23.4亿元，同比增长16.4%。数字阅读和有声阅读产业产值快速增长，科幻影视产业产值为26.49亿元，国产科幻电影占据总体科幻电影票房的比例大幅提高。科幻游戏产业产值480亿元，同比增长11.6%。科幻周边产业产值为21.2亿元。其中《流浪地球》《三体》等热门科幻IP的周边产品仍占主流，科幻动漫和科幻网络电影的周边渐露锋芒。

2020年8月，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对科幻电影创作生产、发行放映、特效技术、人才培养等加强扶持引导的10条政策措施，提出将科幻电影打造成为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动能，把创作优秀电影作为中心环节，推动我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科幻十条”发力打造科幻电影产业，将助力科幻产业成为推进科技创新、科普提升、科技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2021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示，2021年上半年科幻产业产值为362.92亿元，总产值有望超过去年。上半年科幻阅读产业产值14亿元，同比增长12%。上半年科幻影片的票房为38.72亿元。上半年科幻游戏产业产值接近300亿元，同比增长25%。上半年科幻周边产业产值为10.2亿元。

中国的科幻产业正呈现全业态发展态势，随着政府对科幻产业的政策扶持，科幻产业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除了前面提到的阅读、影视、游戏、周边产品以外，科幻主题游乐园、科幻会展、科幻演艺等也在逐渐发展，未来将形成“科幻+”的产业生态，会有更大的发展潜力，产生更大社会效益，提升中国科幻在国内外的传播力与影响力。

中国科幻 未来可期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科幻迎来了它发展的契机，中国具有的全球影响力使得中国文学的想象力需要在一个超出过去历史限定的全球的层面上展开，而承载这一想象力最好的文类之一就是科幻小说。历史上，很多大国崛起的过程都伴随有大规模的科技兴盛现象，映射将超现实的想象蓝图变为改造现实的科技与社会变革的实践过程。中国科幻反映的不仅是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社会、文化、科技、伦理及中国人所面临的现实与变革，更需要回答中国的未来将向何处去的问题，而这也可避免地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从近几年的中国科幻发展状况看，“老中青”三代的作家梯队正逐渐成型，科幻文学创作数量稳步攀升，所涉类型与题材丰富多样，并且作者勇于尝试将不同文类风格与多样化叙述模式相结合，产出了较多别具一格的作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文化自信的逐步确立，中国科幻作家在创作中探寻中国科幻“中国性”的意识越来越强。所谓“新科幻，出东方”，强调的就是把东方（中国）的价值、文化介入科幻创作中，创作东方（中国）特色的新科幻，以不断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虽然中国科幻已经取得了颇为不俗的成绩，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三体》之后没有出现能够达到或至少接近《三体》水平的长篇小说作品；刘慈欣一人的作品占据了原创科幻图书市场销量的80%，其他作家作品的影响力差距较大；电影《流浪地球》爆红以后，《上海堡垒》却迎击票房口碑坍塌，说明中国科幻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前，无论从国家整体实力、政府支持、社会的期待，还是从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的发达上观察，中国科幻都已经站在了蓬勃兴盛的时代之窗面前。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脚踏实地地提升科幻文学创作水平，夯实塔基，扩大作者队伍，讲好与中国情感、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相连接的中国科幻故事；需要循着中国科技创新、文化哲学、社会心理、时代发展等的路径，确立中国科幻自己的独创性与价值，同时立足国际视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第一感受

作家、专业及其他

——有感于刘薇的小说创作 □王 松

刘薇是个医生。在作家中，同时或曾经是医生的很多。但像刘薇这样，几乎所写的小说都与专业有关，或干脆说就是取材于医院乃至病房，应该还不多见。而且在这些小说里，确实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小说取材于同一领域，或以特定的题材为母题，如同打一眼深井，就这样一直打下去，这种写法并不少见。但这样写也有一定风险。如果不能在思想和写作手法上不断突破自己，就会陷入一种“前有车、后有辙”的对自己的重复。但我认为，刘薇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她解决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也得益于她的专业所决定的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我甚至相信，她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写下去。

我与刘薇接触不多。偶尔通电话，她说话永远是那种医生特有的平静、简短、有条理，说到一件具体的事能深入进去，但无论深入到哪里，还能再从容地回来，然后继续前面的话题，而且对任何事都只说看法，不轻易下结论。这种医生特有的习惯，决定了她小说的语言很独特，即在故事或人物的情绪进入高潮时，也仍然是平静的、节制的。当然，这样的语言也许会让人感觉“平”。但所谓“平”的语言也不一样，有的语言平，是真平，如同一条直线或一个平面。但也有语言表面平，底下却还有一层，底下的这层是跌宕且充满张力的。刘薇小说的语言应该就属于这后一种。在她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语言狂欢的桥段，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读者就会感觉到在这平缓的语气之下，作者的克制。

有人说，小说的语言不仅有温度，也有色彩。我很同意这种说法。在读刘薇的《最后24小时》《儿科病房》和《医路风尘》这三部长篇小说时，这种语言，或者说语言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语境，总会让我想起一种颜色，就是医院和病房那种特有的安静的白色。可以这样说，在她的所有作品中，这三部长篇的这种特质最为明显，也最具代表性。

这三部长篇小说虽然独立成篇，但故事和人物都有关联。从《最后24小时》到《医路风尘》，故事的时间一直在向后延伸，而时空又是相互穿插和交错的。我们经常说，编故事应该是作家的基本功。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编的故事是什么故事。一个在写作的同时，还有着另一种职业的作家，而且这职业是由他的专业所决定的，他在编故事时，往往就会被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所束缚，如此一来，他想象的翅膀也就会因为被太多的实实在在的“真事”压住，使故事无法飞翔起来。应该说，这种情况很常见。所以，如何让自己

的故事真正带着泥土的芬芳从生活的土壤中飞出来，飞向文学的天空，这是从事业余写作的作家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刘薇就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曾特意问过她，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她是在工作中经历的，还是虚构的。她的专业是儿科急救，本身是小儿内科的主任医师，且是国家专家组的成员，所以她小说的故事几乎都与儿科有关，或者干脆就发生在儿科病房。她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说，原型的部分占15%。听到她这种如同医学化验的测定度一样精准的描述，我差点笑喷了——一个作家，将她小说中的素材比例算得如此精准，也堪称一绝。从另一个角度说，虽然这几部小说的“原型部分占15%”，故事在轻盈的同时，又有生活质感，这就很难得了。应该说，这也是刘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造诣使然。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有了故事，如何把它讲出来。这也就说到这三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可以说，这三部长篇的叙述语言虽然沉静而平缓，但结构却相当复杂，几乎是岔路如织，纵横交错。这种结构看似随意，但显然是经过精心设置的。不过这样的写法也危机四伏，稍不注意就会“写走”，且这一走就很难再回来。每当在小说中看到这样的地方，比如大的时空调度或复杂的线索交错，我就会有一个疑问，刘薇作为一个儿科主任，而且每天还有那么多繁杂的日常工作，只能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如此缜密的结构设计，而且时空穿插环环相扣，她究竟是怎样完成的？我们写长篇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只要中间有事，写作停顿一下，“气”就会“断”，要想重新接上必须倒退很多，而如果停顿时间再长一点，甚至就要从头来。我想，她能如此写作，应该也与其医学专业特有的思维方式有关。

医生的工作毕竟还不同于一般的工作，尤其这些年，从“非典”到“新冠”，医务工作都首当其冲。而作为儿科医生，工作的紧张和繁重就更可想而知。但这些年，刘薇在工作之余，竟然还发表和出版了将近一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这确实令人难以想象。当然，她不仅不是个“不务正业”的医生，还是个专家级的主任医师，这些年，在业余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出版了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几百万字科普专著。据了解她的人说，由于白天的工作太忙，她一般都是在深夜到凌晨这段时间写作。可见，对一个有专业的作家来说，专业与文学写作，就如同他的两个翅膀。但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热爱写作，二是要付出辛苦。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